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五 孟五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廬山五乳峰法雲寺記

廬山自南岳發脉逆轉湘山界西粵北轉星子臨武界東粵至桂陽界吳楚庾嶺分派抽幹東走經武功一帶絲亘二千餘里直抵潯陽前彭蠡而後九江盤踞二百餘里知出水去蓮高插雲漢南臨吳越北眺中原直與五岳爭雄誠寰中一鉅麗也其來脉至圓通過峽突聳馬耳諸峰蜿蜒東走二十餘里特起一峰曰桃華上倚重霄爲茲山正中主由是中分兩大幹其一東行列九竒如障至含鄱口北轉起乾剛嶺竇中主其勢盡東北江湖合抱迴旋盤紆其嶺首抽東南一大幹爲五老峰回望彭湖爲西江捍門盡三壘泉最竒

絕處也峰下諸蘭若中淨妙前五里曰白鹿洞爲晦庵書院傳有李青蓮書堂不可攷五老首拖岡嶺隨含鄱分水遶西而南下至星渚爲南康郡城此五老之南面也其乾嶺北行至松光嶺分二派東北一幹爲蓮華峰下走爲吳障山直抵湖口內有慧日諸蘭若外衍平岡十餘里爲周濂溪墓南面蓮華峰又二十餘里爲九江郡城其嶺北幹西折爲烏龍潭下抽一枝十餘里入平原爲太平宮委蛇左轉十餘里爲東林遠公蓮社處回望香爐峰白香山草堂在焉基尚存其烏龍西行經獅石大林水口御碑亭竹林佛手巖講經臺香爐諸勝結天池回顧桃華故爲山之主刹巖下爲石門即一山之水口其山之中曰黃龍潭如華心一蕊諸刹蘭若列布如蕊香

幢此盡東幹之形勢也其桃華南發大幹逆背來龍西走中夾一谷最高者曰大漢陽峰爲南面之主山雄峙中天面吞兩湖遠挹江南一帶諸峰羅列天際如星拱北一目千里直抵湖口回抱五老此寶東南一大觀也漢陽之西盡處爲谷簾泉前下平原爲柴桑淵明故里從半中而下南抽一枝腰聳一峰孤立高數百尺如空中浮屠曰金輪晉梵師耶闍尊者負鐵建塔藏佛舍利于峰頂下二里許爲董奉杏林至今稱之峰下平原爲歸宗寺乃王右軍守江州時建宅于此後遇梵師跋陀多羅遂捨宅爲寺今有墨池鵝池故寺與東林角勝自唐赤眼禪師說法于此相繼三十餘人在昔西江法道獨盛故爲茲山首剎此匡南之大勢也其五乳則自大漢陽峰

玉臺

二

南面正中特抽一枝起伏數節即大開一障左背桃華曰石人諸峰東走而下外結爲樓賢對五老由含鄱分水而下繞樓賢曰玉淵潭水滙爲河入星渚左障內抱如倒捲蓮華中有石佛擊竹寶慶三蘭若而寶慶爲昔大慧泉英邵武月公晦寶峰悅元首座諸大老隱居處久廢今重修又西爲卧龍岡岡下一谷谷中有庵朱晦翁守南康時往來其中刻出師表于石庵廢石刻尚存此漢陽前左障也其右障列果子寨諸峰至黃巖瀑布從空而下注爲潭潭上大石多古名人刻前爲開先寺乃李中主買建伽藍爲諸祖說法處山谷書七佛偈於崖石王陽明破宸濠有題寺左轉過一岡爲萬杉寺此漢陽前之右障也其障正中獨抽一枝如馬鬣下垂峰腹特起

玉臺

三

一峰如麟角曰胡鼻左叟如屏七峰并峙上插重霄曰七賢昔唐高士劉軻讀書于峰下後晦庵攜其子與門人陳正思陳彥忠俞季清甥魏愉時遊其中故以爲名土人俗呼七尖譌也七賢之下有五突如乳故名五乳上下相連東抵卧龍潭分水而下此五乳之左龍也由胡鼻拱揖一峰連起曰石鼓冉冉而下宛若雲中遊龍曲折絲亘數里單提環抱中開一掌爲古寺基倚七賢而面五老如戟枝蓮其寺深藏如蓮中之蕾爲山南半腰最幽處也其中衆水歸壑繞寺而下出石罅中約五里至山足會玉淵河流內纏玉京山入湖山乃淵明舊居處詩云我昔家玉京是也五乳水口有石峰高數丈上有磐石方丈名劉軻讀書臺至今土人稱之誌載軻有書院

後改爲凌雲庵在七尖下古寺兵燬事迹不可攷遺礎存焉後見崖刻至正壬申四月重修工完其寺山場田地至嘉靖初始爲民業萬曆丙辰歲予自南岳東遊避暑于金竹探幽及此愛其一丘一壑意將息焉且卜居適黃梅孝廉邢懋學用值購之爲予逸老地時黃梅大司馬汪公可受願爲興建檀越浮梁尚寶陳公大受約某某捐資鳩材寺遂成金沙于公玉立居士繆公希雍捐置香火田故得安居工肇于丁巳落成于己未郡守袁公懋貞爲文以記之由是四方衲子日益至遂成叢林居然蓮華一葉中也寺左嶺舊有望湖亭乃晦庵建基尚存其谷有蘭若一在石鼓峰下曰冲默齋予有銘最幽勝高敞望湖外諸山一目千里羅列于前如坐華臺出廣

長舌十方雲來聽法衆也一在七賢峰下曰芙蓉庵面五老而踞卧龍群峰羅列如在几席由庵入數里大谷中名香谷有石屏前一大石面如几石下一洞異香從洞中出冉冉襲人不絕一在近寺龍水崖曰木石庵蓋見志也予亦有銘是皆區內若華心忘也其寺左谷中有觀音庵遺址誌云有古井二口不知所在今得之荒榛中又左臂爲歸一庵卽接卧龍分水會歸大河又一區也東坡云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以山似連華居者如坐華中故面目唯在山南獨五老七賢爲最勝其寺居壑中倚漢陽諸峰爲屏帳回觀七賢五老坐于雲中彭湖繞其外湖外雲山千里內拱暗列于前儼一華藏玄都也梵侶日誦華嚴經聲琅琅鐘鼓交叅與松

寺

五

清泉響共演潮音又與茲山放生色第未能効遠公刻蓮漏禮六時耳

### 西湖淨慈寺宗鏡堂記

武林西湖有山曰南屏有寺居其上曰淨慈宋高宗南渡崇五山十刹而首茲焉寺始于周顯德吳越錢忠懿王建初爲永明院迎智覺壽禪師爲開山第一代住持改今額大師得法于天台韶國師爲法眼的骨孫妙契單傳心印博通三藏達佛一大藏教特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旨以佛滅後西域唱導諸師以唯心唯識立性相二宗冰炭相攻以至分河飲水破壞正法及大教東來不三百年而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于是遂有教外別傳之道六傳至曹溪而下南岳青原次爲五宗由唐至宋其

道大盛于是禪教相非如性相相抵是皆不達唯心唯識之旨而各立門戶自梁唐而宋四百年來解內學者嘵嘵競辯卒不能起大覺以折中之于是大師愍佛日之昏也乃集賢首慈恩天台三宗義學精於法義者百餘人館于兩閣博閱義解更相質難師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爲書百卷名曰宗鏡錄因以顏堂意以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鏡撤三宗之藩籬顯一心之奧義其猶懸義象于性天攝殊流而歸法解不唯性相雙融卽九流百氏技藝資生無不引歸實際又何教禪之不一知見之不泯哉良以衆生之執迷久矣雖性相教禪皆顯一心之妙但佛開遮心病末後拈華自語而自異卒無以

三卷

六

一之由是執筌之徒認指失月孰能正之世尊入滅二千年矣自非大師蹶起而大通之竊恐終古嘵嘵究竟了無歸寧之日也是知大師厥功大矣集吾法之大成使釋迦復起功亦無越于此者豈非夫子賢于堯舜遠耶或曰從前諸祖皆了悟自心者乃云向上一著三世諸佛不許覩著又曰一大藏經是揩倉膿故紙又見世尊初生指天指地即要一棒打殺乃至上堂示衆未嘗不痛斥文字不許親近教義大師今以和會性相強合一心豈非有違達磨西來之指耶抑諸古德有違一心之義耶曰此正以西來大意不明互起偏見故作今生之事耳即古德機緣皆顯如來之大機大用未嘗非佛之作略卽如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鐵圍山中又文殊亦曾持

刀殺佛其諸弟子入維摩文室種種受呵是  
皆諸祖之機用但爲遮遣調伏衆生之法藥  
耳非實法也但今初心淺智不悟如來平等  
法界故不能達離相之旨惟如來說法以海  
印三昧印定諸法謂虛空爲帝青寶虛明如  
鏡大地山林艸芥人畜森羅萬象靡不現景  
于空鏡之中而大解波澄虛明洞徹則空鏡  
之景現于解中猶如印文如來說法以平等  
大慧圓照法界衆生心念皆知頭數閻浮提  
兩皆知其滴如此是名海印三昧由是觀之  
則無一物不是佛心無一法而非佛事無一  
行而非佛行一切諸法安有纖毫出于唯心  
之外者乎是知宗鏡之稱以一心照萬法泯  
萬法歸一心則何法而非祖師心印又何性  
相教禪之別乎是則毀相者不達法性斥教

者不達佛心不知佛祖之妙用而執爲實法  
所以正法眼藏難明也可不痛哉今也寺面  
西湖湖水如鏡四山羅列六橋華柳樓船往  
來人物妍媸歌管遠近鐘鼓相叅晝夜六時  
古今不斷于湖上而殿中如來安然寂默如  
入海印三昧時未嘗纖毫出於宗鏡卽今松  
風泉響蚓吹蛙聲猶是大師坐宗鏡堂揮塵  
會義說法時也又何庸夫筆舌哉是知茲山  
之地甲于中州寺首于諸刹法超于教禪心  
境最勝則宗鏡之堂當與湖山相爲終始矣  
大師入滅四百餘年骨塋沒于荒榛萬曆某  
年寺僧大奎求而得之移置于堂後斯實大  
師法身隱而復現當與茲堂常住不朽矣堂  
無記壑乞予以志之

徑山凌霄峰記

按志龍遊閣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檐外曰凌霄之閣是峰頂有閣又記峰頂時見五色毫光因有寶光殿似閣前有殿今皆廢矣昔圓照禪師居峰頂十年有坐斷凌霄已十年匡宗扶教且隨緣之句既而古鼎禪師亦居十年由是觀之則先代住山靡不愛其孤絕但峰頂無水風高迴絕非藏修地也月庭法師亦曾於此為眾說華嚴經以此峰乃五峰之主雙徑之祖龍也頃梵懷慧公結庵于頂居十三年矣向苦于水公鑿石得泉可供百人大旱不竭手植引路松冀化龍也予于丁巳新春登之四望寥廓一目千里予因題其庵曰空中居志超世也時有詩以記之泉味甘冽以從空中出如天甘露因以名泉

解虞尊勝庵記

解虞僻處東隅佛化固未易及也予頃過而觀焉則彼從事三寶者獨盛于他比閭相尚蓋鄉多薦紳先生素為護法有以觀感而興起者信乎佛性本有法化普周草芥微塵皆成佛種第在開導者何如耳今尊勝庵乃月輝法師明公所勅公為邑之陳氏子幼即喃喃唱佛名及教習諸業皆不諳獨志出世年十七禮玉峰庵一原和尚為師禮雲棲大師授具戒復詣南都親雪浪法師講肆習賢首教義苦志七年己亥秋歸省母氏于虞山陽露臺掩關三年叅究西來祖意壬寅復往諸方所至見老病者叢林多不納無所依歸因發願儻有把茅當與十方老病共之惜未就因循十年壬子秋邑孝廉翁兆吉願捨寺前

五五

九

空地約十畝建十方禪院及養老靜室公喜以爲得地可疇宿願邑乘載有尊勝庵久廢開基入地丈餘得古井一口水甚甘冽疑卽舊址也滄澥桑田豈劫運哉故工千萬曆丁巳夏落成于戊午秋以公生平持尊勝呪遂以尊勝名走書乞予以記之曰大地衆生無一人而無佛性十方世界無一塵而非道場第在機緣會合感應道交則彈指出現以翁君之捨地何必祇園以明公之建化何俟百丈卽以禪侶安居六時禮誦經聲佛號鐘鼓交參使老者佚病者安愚者智惰者勤勞者息飢者食渴者飲何莫而非尊勝功德耶便雲棲之清規不墜靈山之法道常存若天帝拈一莖草爲梵刹殊未可以思議較計求之也且以上祝堯年下與斯民共躋仁壽又爲

大澥潛流潤澤無窮予也不敏何得而名焉

錢吳越忠懿國王造銅阿育王舍利塿

記

昔世尊入滅荼毘得舍利八斛四斗分作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建塿供養爾時阿育王親受一分散閻浮提震旦國得一十九座而明州阿育王塿乃其一也其式亦出自西域而舍利燦爛光明變現隨人各見不同亦有不見者蓋因障有厚薄耳二千年後五代時錢吳越忠懿國王承先業敬事三寶如式造

五十五

十

小銅塿八萬四千座埋藏國內名山世未有知者我明萬曆初常熟顧耿光造其父憲副塿地中掘出一小銅塿高五寸許如阿育王塿式內刻款云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塿乙卯年記一十九字外四面鏤釋



迦往因本行示相前則毘尸王割肉飼鷹救  
鴿後則慈力王割耳然燈左則薩埵太子投  
崖飼虎右則月光王捐捨寶首四事文理密  
緻滲以金飭顧爲錢太史之母舅因公爲忠  
懿王後遂以塿付之公得此自號聚沙居士  
志因也乃送興福蘭若予東遊訪太史過洞  
聞上座觀其塿奇其事因記之曰佛以法界  
爲身即草葉縷結皆成佛真體況託象者乎  
良以衆生迷本法身變爲三毒成八萬四千  
煩惱佛以普光明智薰三毒爲三德祕藏故  
變煩惱爲八萬四千功德育王所造蓋表功  
德之數量也吳越王做造銅塿如其數盡埋  
地中意表功德藏於衆生心地冀故一塿則  
見一種功德即睹法界之全身如從一隙見  
無際空是可以色相視之哉法身堅固歷劫

孟五

士

不磨隨緣應現太史此塿豈從因地示性空  
之一隙耶萬曆四十五年佛生日記

讀異夢記

幻人東遊吳越西還匡廬舟過蕪關關尹玉  
受劉君邀留信宿適吳門管茂才席之從別  
道來詰朝席之先至舟訊幻人即談玉受異  
夢事幻人驚異之及叩玉受出乾城遊草讀  
記異夢甚悉初玉受奉黔中聘道中病卧下  
雋驛亭夜夢一偉丈夫長喙突入似有所求  
而意氣尚陵厲不平揖玉受與之坐問其族  
氏其人抗聲應曰余宋將軍曹翰也以江州  
之役多殺不辜自貽伊戚今復何言玉受夢  
中未悉江州本末但憶翰與曹彬同將乃曰  
公受曹樞密節制仁厚不殺安所貽戚其人  
曰余憤江州久抗王命先殺守將胡則尋屠

其城取快一時何知死受冥譴一時同事諸人并落異道余獨爲豬蓋余生時性多怒罵舌鋒猛毒旣得豬報聲多嘍嘍或見擒捉呼號四徹冥中譴罰尺寸不爽乞公拯之玉受聽之悚然因云余尚凡夫何以脫公其人云公性慈悲每見予輩雅相憐愍可憶往年有所見夢荷公再生者即予也蓋玉受曾于戊申春家奴以其租負數有豬償者夜夢一人乞命即命奴畜之踰年自斃夢中明憶往事即應曰實有之但不知是公耳今則余安所覓公其人云業報無定昨償一近縣人債不意有緣于此得復遇公今番又不知業運何所言下泣甚哀徐收淚云某幸在唐太宗朝爲一小吏聽一法師說四十二章經某爲設供感世世爲宰官及宋初而報盡遽作惡業

玉五

七

轉受此果然幸有夙種善因今得遇公自今乞公凡遇我輩或見執或聞聲或見食余肉爲持準提呪或稱彌陀號余暫堪忍其苦定脫此報生人中誓不更造惡業負公也玉受曰此余夙心也矧奉教敢負約其人喜拜謝而去嗚呼異哉業報昭昭不爽如此觀曹翰之始爲小吏以聞佛法作一飯僧功德遂世世受福及至善報將盡且爲大將而恣殺業豈惡習隨福報而大耶良可畏也以殺業之慘歷受刀礮之苦又六百餘年仍以夙種善根兩現夢于劉君竟乞脫其苦趣然而劉君豈翰初身說經之法師耶觀曹翰之惡報不爽而劉君之善根亦有自來矣幻人初聞其說驚異之及觀劉君乾遊草中異夢記故爲之說普告人天以崇放生戒殺之德彰明較

著者也且聞聲見肉而持况念佛尚冀堪忍  
脫其苦報況出真慈戒殺放生者乎予是于  
雲棲之放生所深有感焉敬書此以告本寺  
知事當依規則凡在所放皆有緣者時看養  
殷勤說法開示念誦送死皆真實事幸勿疲  
厭若以佛性而觀則資糧亦彼當有分者幸  
無匱乏令彼飢虛也

太和縣真如庵記

太和之西北四十里早禾市有真如庵者乃  
雲棲弟子廣果所建也果吉安人早歲茹素  
敬事三寶中年挈妻子出家祝髮于廬山淨  
業堂受戒于雲棲大師復從古心和尚訓練  
具足歸鄉至太和孝廉羅紹奎捨地五畝建  
庵請居之以接納往來八年于茲矣久之雲  
集日益眾建殿二座雲堂齋廚諸所畢備儼

然一道場也慮無以贍大眾乃集善信作百  
子燈會儲其資買田若干畝爲常住將以永  
供大眾四事無缺可以安居精修淨業無外  
慕也事既就緒果走匡廬乞予爲記予因謂  
之曰嘗聞十方淨土唯心所變心淨則土淨  
譬如夢事貴人夢苦事而呻吟貧人夢金寶  
而欣悅覺後雖空夢時未嘗不有也所謂生  
死涅槃猶如昨夢況世諦有爲莊嚴功德乎  
昔達磨對武帝云有爲之行實無功德淨智  
妙圓體自空寂雖然未悟空宗之體而棄有  
爲之行詎非枵腹以待王膳望濟其飢乎所  
謂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爲雖真擬  
之則聖果難克苟能達性空而建萬行可謂  
理事雙修真妄一契者也又何以建立爲事  
行哉若果禪人居然一俗士也中年挈妻子

同出塵勞頓修淨戒不十年而道場隨建豈  
非淨土唯心哉且此庵昔爲荒鹵今爲道場  
實成于一念由是觀之則西方淨土不離于  
目前詎不信哉

清暘齋記

孟

吉

京口爲山川都會而曲阿尤當與區惠山負  
郭枕流林木蒼鬱湖光滌漾一碧如鏡岡嶺  
逶迤萬松叢翠天風時吹萬籟齊發洞心徹  
耳此塵中最勝處也圖南居士誅茅結廬宴  
坐其間顏曰清暘意取晉徐邈節儉清修之  
意予丁巳初夏過惠山居士周旋問法及予  
歸匡廬居士走書乞記予因謂之曰夫暘者  
鬱之反也故天地鬱而厲氣發糞壤鬱而毒  
菌生人情鬱而百病作是知暘乃氣之和而  
情之適也嗟彼沉湎富貴耽荒物欲取快一

時而爲暘是以鬱爲暘者也譬夫食毒爽口  
殊不知積久毒發而戕其生也昔有宦于西  
粵者嗜鷓鴣味以地多產此足充其欲非此  
不下食既而宦歸疾作舉體腫潰良醫束手  
有識者曰此半夏毒也謂鷓鴣以半夏爲食  
嗜久而毒充五臟殆不可救世之嗜美疾而  
發毒者皆鷓鴣類也居士軒冕桎梏富貴浮  
雲博學強記潛心佛理究性命之原達死生  
之故放情霄漢寄興雲林而與造物者遊其  
所暘者六通四達將廓太虛以爲含潛極樂  
孟  
以爲家又豈特節儉清修而髣髴其神理者  
哉居士課子讀書于其間將以此暘世其業  
也予特爲之記

放生功德記

佛說法身非身以衆生爲身菩薩妙行以度

生爲行故總萬行以六度而首之以檀然住相之施如來所呵以其物我未忘不能平等一視所作之功多成有漏如仰箭射空固其所矣惟其離相之行體合真空即種種莊嚴無踰放生功德爲最何也以彼胎卵濕化蠢蠕蛸翹一以佛性視之愍其沉淪苦道而必拯之刀砧火鑊捐糜焦腐之地一旦出其籠繫置之飛空潛淵優遊極樂之鄉慈出無緣悲非愛見同體等觀了無一念望報之心故其功德福量猶如虛空不可思議豈非最上殊勝妙行者乎然人與物鉅細雖殊佛性等也且夫人也一飯千金壺漿死報感恩懷德固所不忘况脫湯火于必死之地乎苟觀佛性而施必稱法性而報因果皎然若晝白黑固其理也况人有限物無窮今輟一食之食

而活億萬之命其所施者又豈可得而較計耶故佛教弟子以護生爲勝行此猶拘拘世外若夫涉世間統賁賤定智愚無若放生爲妙行也近世雲棲特標此行戒殺放生功德感應著之篇章漸內奉行甚廣予往過皖城觀其俗多奉佛蓋由宰官吳公身以倡之家諭戶曉洋洋佛國之風矣可鏡湛公奉雲棲法舉放生社置恒產以長轉無盡大悲法輪予聞而喜之曰昔智者大師以解爲放生池既而天台一宗盛行解外諸國識者謂是所五放之生感報地湛公引一時宰官居士之法六流度無量衆生同歸性解果真常不昧則蒙恩者轉蛻爲人將見忠臣義士孝子慈孫萃集于一方同心護法城塹三寶建大法幢又不止諸蠻奉法而已惟是可徵于一紀二紀

之間收功不遠必有目睹其驗老功德又何爽焉

### 歸宗寺復生松記

佛說山河大地草本叢林皆成佛真體共轉法輪意顯三界唯心之旨及于無情成佛世所難信是不達唯心之義耳廬山歸宗寺乃赤眼禪師說法處相繼者明眼知識三十六人其地踞匡山之勝爲靈久矣旣廢之後琳宮梵宇委之草莽獨寺前古松一株挺立掌漢其根下爲樵人剝斷已去其半枝柯枯悴勢將摧折時達觀禪師過而問之歎曰此歸宗唯存此一剝竿耳奈何遺千斧斤無此則道場之迹泯矣乃率諸弟子運石甃圍以土培之爲之呪願誓曰若寺當重興此松復生如故徘徊賦景九翁而去不數年果重長皮

五

七

膚完密枝葉榮茂未幾歲大饑寺有殘僧以松易米而食匠石睥睨顧將伐之適有丐者息蔭其下願乞米以贖匠氏感之乃已不數年間果清湛公重興其寺竟感皇上頒賜大藏一時當道爲建殿宇翻瓦礫爲淨土其轉變之機其不先見于一枯株耶若謂無情能若是乎雖然草木無知是在精誠感變而唯心之義彰明矣觀孟宗哭竹而冬抽筍生公說法而石點頭以法非心外感變由人即枯龜告人以吉凶七十二鑽而無遺策唯在志誠其應如響所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人物同體共轉法輪於是乎徵矣因記之以告來者知此松爲法身常住也後世儻有損其一毛卽爲戕害法身斷佛慧命可不念哉

廬山金輪峰釋迦文佛舍利塿記

佛法自漢永平始入中國吳赤烏間西域梵師康僧會至建康設像行道求舍利于長干里吳王建塔以藏之初建初寺此江南塔寺之始也東晉成帝咸康中梵師達磨多羅持禪經至時王右軍羲之守江州見而異之乃舍宅建歸宗寺以居之義熙中遠公至廬山開蓮社于東林梵師耶舍尊者至遠公邀入社乃以所携釋迦文佛舍利建塔于歸宗金輪峰頂身負鐵以爲浮屠此西江塔寺之首焉至唐元和間赤眼常禪師得馬祖心印開法于歸宗而匡南諸名刹皆門下高弟一時之勝號稱法窟西來單傳之道大振于茲山自此相繼說法者三十餘人皆載傳燈及五季而宋道漸衰寺漸頽宋景德皇祐間再重修之元豐中僧文淨復振及元末燬于兵自

是塔寺廢山場田地盡爲民業矣萬曆癸丑達大師弟子果清湛公因禮塔過而嘆焉遂啟恢復之志徧謁諸薦紳檀越同時一力致感皇上敕頒大藏一部劄其徒修慈爲住持當道建殿宇黃梅孝廉邢懋學捐資盡贖其山場田地居然一大道場也癸丑湛公欲重修其塔購鐵數萬觔未果即遷化甲寅修慈于吳中造毘盧大像回時塔舍利放光者三度照耀山谷寺後松結子如塔狀者五高八寸許各十三級遠近咸異之乙卯春慈乘師五五遺命冶鐵鑄浮屠十三級重開塔藏見舍利數百粒五色寶光眩曜人目瞻見者敬禮無不感悅是年秋九月安藏之期山谷震聒如雷者七次聞者皆知其爲舍利瑞也慈恐鐵易薄餽外以磁灰米汁搗而護之取堅密可

垂久也予于丙辰夏自南岳來瞻禮見其奇峰峭拔獨立掌空狀若浮屠峰頂不二丈許石穴數尺僅容塔藏蓋天造地設非偶然也予爲記之曰昔釋迦文佛入滅荼毗得舍利八斛四斗天上人間龍宮各分建塔阿育王分布閭浮于我震旦者一十有九唯明州建康者名最著其他未顯聞焉此豈其一耶舍利乃戒定之餘熏凝四大所成者以其血肉毛髮齒骨之不一故有五色之異其體堅剛能貫金石光明奪目超越世寶有堅凝而不動者有流動上下其狀變化不一者蓋各隨感而然也噫諸佛衆生同秉此心衆生以無明三毒妄想所熏故其體臭穢終成敗壞諸佛以金剛心戒定所熏故其體堅固光明照耀常住不壞正報如此依報亦然衆生依報

感五濁惡世雜穢充滿諸佛淨土七寶莊嚴故雜華云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是所謂唯心所變豈他力哉佛非淨土不居故舍利非勝地不載維此金輪匡廬南面傑立霄漢勢壓群峰即人世空居而佛法身舍利常住其中豈小緣哉雖真常不壞而世相變遷故其浮屠興廢不一欲垂永久原其建立者之心與恢復者之志必有願力存焉是爲記

明州鄞山阿育王舍利塔記

梵語舍利羅此云身骨惟我世尊於曠大劫以金剛心熏修金剛三昧直至成佛曾無異念故變緣生五蘊幻身成金剛體即如來法身常住不壞永無生滅佛十身中有力持身此其一也如來應現娑婆示生迦維說法四十九年化緣已畢于拘尸羅城娑羅林雙樹



間入大涅槃時彼國王如法茶毗得舍利八斛分爲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起塔供養而人間八國分之摩伽陀國阿闍世王得其一分有八萬四千顆至阿育王有大神力能役鬼神乃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徧散四洲而南閻浮提爲身教地故塔居多其來震旦者一十有九唯金陵長干與明州鄞山顯赫最著予幼出家長干屢睹光瑞種種不可名言雖未至明州蚤聞感應之徵今見理公所寄育王山志讀之感而嘆曰此我本師現在世間說法處也夫舍利者何乃一眞法界常住真心廣大光明之體也諸佛證之爲清淨法身菩薩修之爲金剛心地衆生迷之爲阿賴耶識其不壞者爲佛性種子名佛知見以其衆生本具故佛出世特爲開示使其悟入

祖師西來指之爲心印是知衆生與佛無二無別第染淨熏變之不同耳以衆生無明業力念念熏蒸故感四大五蘊腥臊臭穢不淨無常敗壞之身其不壞者爲輪迴業果歷劫不忘菩薩以之爲定慧熏習得意生身調伏衆生淨佛國土其不壞者微妙功德成就莊嚴唯佛證之爲清淨法身常住寂光身土不二其現大身則無量光明相好居華藏莊嚴名實報身其現小化則丈六金身示生人間與民同患而衆生見者但見緣生之佛不見法身真體將顯法化無二無常即常故入般涅槃而留舍利攝受衆生名力持身以示金剛不壞法身常住世間本無生滅去來之相故所現光相種種瑞應不可思議隨衆生心感而應現者即法身應機說法以離言三昧

直指衆生本有佛性欲令見者當下了悟自  
心頓見法身不生滅性此與靈山踞座末後  
拈華有何異哉故佛出世說法無非指示此  
一大事而于法華一會開示衆生佛之知見  
以此知見即法身慧命故云此經在處應以  
七寶起塔況佛知見又爲文字所障至若諸  
祖直提示人而形于棒喝譏呵怒罵之間而  
人又以機鋒目之將謂別有玄妙故悟之者  
希今者親見法身如來觀面爲說不生滅法  
而人不悟諸已概以光明瑞相視之誠謂當  
面錯過矣可不哀哉嗟夫吾人沉淪多劫流  
轉生死今者何幸何緣一遇希有難遭之事  
猶自迷頭認影豈不上負真慈自昧本有可  
不爲之大哀歟昔佛于法華會上自說法身  
壽量常住不滅此但託之空言未有若此見

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惟普賢以十大願顯  
示法身乃曰請佛住世勸轉法輪常隨佛學  
之三者義昭于此初僧會至長干吳主孫權  
命求舍利期以七日不應展三七日中夜猶  
不應會稽首哀請曰佛以慈悲爲心苟不應  
則使此方衆生斷滅佛種矣于是痛舉佛號  
三稱徧身毛孔血汗迸灑即聽餅中鏗然有  
聲光燭天地故之則舍利宛在餅中矣劉薩  
訶身陷地獄將無出期乃聽梵僧指求舍利  
爲懺罪地故感寶塔從地涌出是知康爲人  
劉爲已均皆普賢勸請之意也若夫種種莊  
嚴供養守護讚嘆者豈非常隨佛學者歟且  
也佛性之在衆生固其迷矣若夫般若光明  
常照而不昧者發于行事若世之忠臣孝子  
志士仁人凡所施作致君澤民而爲不朽之

事業者豈非法身所流行乎其歷代帝王崇  
 奉興隆者詎非法王之利見乎總之無一衆  
 生而不具有此性故見聞隨喜禮拜供養者  
 無異親承接足即布身命罄所有竭内外施  
 而為莊嚴特為自性受用地耳若夫一睹舍  
 利頓破無明了悟法身長揖生死永出迷途  
 者是在上根利智夙具聞熏緣熟于當下者  
 不無其人也由是觀之累代王臣興建于前  
 太宰陸公重興于昔司馬郭公再振于今且  
 託法身于毛端三昧以見不朽是又皆普賢  
 願輪所持也理公豈佛稱空生身子為長老  
 乎予自信靈山一會儼在目前說法音聲熾  
 然無間故特書此以告見聞隨喜禮拜供養  
 者不得以色相求之也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五

五

五

音釋

鄙蒲禾切 鬣力涉切 曉音鴉 媻抽知切 齒音  
 眈同視 蛻吐內切 駢上音 睨音 媻音  
視 視 視 視 視